

澤州府志

胡銳



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
山西古籍出版社

[illegible]

澤州府志

(清) 朱樟纂修

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
山西古籍出版社

责 编:孔庆萍
复 审:石凌虚
终 审:王灵善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泽州府志/(清)朱樟编;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.
太原:山西古籍出版社,2001.10
ISBN 7-80598-477-8

I. 泽... II. ①朱...②晋... III. 泽州—地方志—清代 IV. K292.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0887 号

泽 州 府 志

〔清〕朱樟

*

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-4922102

<http://www.sxep.com.cn> E-mail: sxep@sx.cei.gov.cn

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史志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82 字数:1500 千字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

*

ISBN 7-80598-477-8

K·155 定价:248.00 元

晋城市旧志整理委员会

顾 问：张少农 马巧珍 殷理田

主 任：贺 锐

副 主 任：李富林 白晚才 李协定

赵学梅 师建平 李章宏

《泽州府志》点校工作人员

封面题签：贺 锐

总 策 划：李协定

总 点 校：秦海轩

点 校：马甫平

审 稿：栗守田

校 对：阎文瑞 栗秋毅 吕国庆

工作人员：李 斌 李雪萍 周晋霞 李彦军

点校《泽州府志》序

盛世修志，志载盛世。《泽州府志》创修于清朝雍正年间，是晋城古代记述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一部志书，是了解晋城历史的重要文献。点校旧志、整理史籍是地方志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我到晋城工作时间不长，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把《泽州府志》的点校稿送给我看，要我作序。为史籍作序，我愧不敢当，为不负志界同仁之厚意，只好命笔。

晋城古称泽州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晋城历史源远流长，文化底蕴丰厚，且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。特别是近年来，晋城市方志界同志，相继完成了市县两级志书的编修工作，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本届修志任务，其修志成果为省内外所瞩目。为此，省政府给他们评了一等奖，记了一等功。长达150多万字的《泽州府志》点校本，就是继《晋城市志》、《晋城县志》这些大部头的志书之后的又一部力作。我为他们所做出的不凡成绩由衷高兴。

《泽州府志》点校本即将付梓。它的出版将会为人们了解晋城古代历史，查阅古代史料，借鉴历史经验带来极大方便，也将会对推动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积极影响。我们要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，读好志，用好志，为推进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。

中共晋城市委书记



鑒古志今
存真求實

馬乃珍

二〇二一年八月

泽州府志序

寰宇有统志,直省有通志,郡有郡志,邑有邑志。《夏官》职方氏掌天下之图,以掌天下之地,以周知天下。凡邦国王设其牧,制其职,各以其所能;制其贡,各以其所有。《春官》小史掌邦国之志,以贰太史佐太宰。注曰:“志者,山川、风土、物产之书。”是郡邑之有志,亦《周官》小史之所掌,未可阙而不备。我皇上治周域外,化洽宅中;暨渐被于奥区,殚神明于遐壤。爰诏天下制抚臣修直省通志,以厘职方,广史乘,为万世章程,甚盛典也。雍正十二年三月,巡抚觉罗石大中丞修《山西通志》成。先是,雍正六年奉旨,泽州改州为府,州治设附郭邑,曰凤台,以一统驭而专职守。樟于十二年春,以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命来泽知府事。泽既改府,凡官秩典制礼度执事,允宜维新,以昭法守。且省志已告成功,则郡志一书自应速行纂修,以仰副盛治。在前守刘观察毓岩、许侍御日炽,皆续而未竣。樟至莅事,未敢稽延。谨考辑前闻,采述掌故,遵省志以为成宪,合州志以为旧章。奠邦分命,增式廓之规模;按籍陈图,肃在舆之典守。不敢谓一方之僻,可以略而弗详;不敢以众说之多,可以择而弗慎。敬谨詮次,勒雕成编。匪曰括地之是周,亦惟用佐拾遗之一得云尔。雍正十三年乙卯八月中秋后一日,中宪大夫知泽州府事钱塘鹿田朱樟书。

前明纂志,李观察维桢^①曰:“旧者续,无者创,二三贤者以当官重务,取征文献,苦心未可泯也。”兹州志犹及见旧籍,谨详各修续参较姓氏并原始序文,俾后来不忘所自云。

前纂修姓氏

原修:明泽州知州顾显仁,江南武进进士。

重修:泽州知州傅淑训,湖广孝感进士。

续修:泽州知州郑际明,河南商丘举人。

编次:州人阎期寿、孟履信。

校正:学正李正养,训导扈从卿、李芬、路尚贤。

辑:州人崔效体、程接孟、张光先、毛俊民、陈治统、程式孟、赵英。

督修:同知司政、判官徐宪章、吏目郭大业。

国朝续修:泽州知州陶自悦,江南武进进士。

参考:州同知宋鸿,奉天金州进士。

订阅:高平知县梅建,贵州普定举人;阳城知县线榧,正白旗监生;陵川知县平鄙鼎,浙江山阴副榜;沁水知县王用义,四川渠县举人。

分辑:沁水庠生孙如琮、沁水贡生季恒、高平庠生姬鼎燕、阳城庠生白俁、阳城进士白畿、州贡生赵师城。

较编:学正阎开泰,举人;训导薛玮,贡生;高平教谕王炳日,朔州举人。

督刊:泽州吏目谷荇忠,容城吏员。

写图:山人王之抡。

^① “桢”,原因避雍正帝讳作“正”,径改。

纂志旧序文

明万历山西按察使李维楨京山人

余自河西移晋阳未越月,奉修晋志。因下诸有司,各为其府州县志,旧者续,无者创,以次第上备采辑。诸有司苦簿书期会,刑名钱谷,日不暇给。或视为迂阔事,不复省记;或有增益改作,令胥吏^①检旧牒录以塞白而已。事不赡核,文不雅驯,安所取裁?今再逾岁,譬之书空。独二三贤者以文献取征,当官重务,孜孜讨论,修饰义例,笔削故实,华藻居然良史,泽州其最著者也。州守傅君,楚人。以余乡先进,有一日之长,使使请正。余为辍帋吐哺卒业,则知君之所以为志,乃其所以为政者耳。古者天子听政,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,瞽献典,史献书,师箴,瞽赋,莒诵,百工谏,庶人传语,近臣尽规,亲戚补察,瞽史教诲,耆艾修之,而后斟酌焉;犹未也,岁时歌《皇华》,遣使臣,驰驱《四牡》,諏谋度询,骘然每怀靡及,归而入告;五年省方覲,诸侯就问;百年太师陈诗,市官纳贾;考时月定日,同礼乐、制度、法律、衣服,下至量衡,必谨察之,变革者以轻重诛讨。是故政行而不悖,薄海之内颯若画一。今之为政者,簿书期会,刑名钱谷,寄听胥吏^②之口,第能检旧牒,不甚乖盭,如前所云,是亦为政矣。孰有与众同欲,好谋能听,推见至隐,举事绳墨之外乎?朝甚除,田甚荒,仓甚虚,无惑乎政之陵迟也。傅君为泽州,一以宁民为本,除苛慝,兴废坠,张相怠惰。在事二年,凡所得自为政者,规画不遗余力;而其所不得自为政,以俟同心共济之贤;抑所得自为政必需假岁月者,萃而志之于书。夫世禄之家,鲜克由礼,细民效尤,奢靡嬉游,一筋万钱,一掷千金。谄者崇社庙以相高,悍者衽金革而不厌。庠序之士,连袂公庭,左袒横议,自矜为气节,而方命圯族滋甚。抑有事生而割股,事死而庐墓,违中行者,谓夫徇财不若徇名,而姑为之名使之慕,然后约归于中。佛老之宫,非据形胜、设纲会、祝厘效灵者不载。而慨夫吾徒之崇奉其师,乃逊二氏。正经兴民,久道成化,不可户说以眇论,此君之所得自为政而必需假岁月者也。泽故有二郡王,以无嫡^③嗣爵除。其支庶千数,择宗人署其事,权轻令格,不肖者往往鱼肉细民,身离文网,有司莫如之何。州介万山中,枉得泽名。田故无多,虽丰年人日食不足二鬴。高货贾人,冶铸盐筴,曾不名尺寸田。田始八千四百顷,履亩法行,曾益殆万。污邪蟹螺,何所不籍税?税难辨贫富,于是以丁出租庸,丁

① “吏”原为“史”,误,径改。

② “吏”原为“史”,误,径改。

③ “嫡”原为“适”,误,径改。

一征至三金,经数十年不稽登耗之数。以衰序之贫民踣毙不振,则有蠲追山、五福、荒土而裁冗役充逋赋之议,中涓四出,算商告缙千余金而赢。采金伐山以来,林木童秃,即铅、铁、硫磺耗损不及十七而动以乏。军兴按额征求,不少衰止。阳城之矿,高平之绸,转输费弥滋甚,邮供不以时给。窳人子既难使,里豪善规避,不耐必委之市猾,称贷从役。公家所出,先以偿子钱,家马舆^①卒,枵腹不支,监燎致餐无人,行旅道积宁山,武弁不讨军实,演武之场,鞠为茂草,猝有潢池弄兵,胡以应之?抱关击柝^②之吏讥征并虐,付大盗不问。此君之所不得尽自为政,而以俟夫同心共济者也。栖五尺之榻,而虑周乎一州四邑之境;受一日之直,而谋及乎百千余年之远;缙绅学士,与夫深山穷谷之旄倪,无不咨问;昌言宏论,街谈巷议,无不茹纳。朝考职,昼讲政,夕序业,而夜庀事,以就此志也。自非然者,何以择而精,语而详,丁宁反复,而穆然有深思如是!故曰君之所以为志,乃其所以为政者也。反古之道,巡守述职,为民为事,如指诸掌。貽后之人,布在方策;人存政举,易于蒲芦,是志之谓矣。夫己氏政之不知志于何有,余因是窃有末议焉。今天下州或隶府,或直隶司。直隶司者,县视州若府,州视府若僚,人情渐于势利。县隶州者曰:隶府者州县一体也,吾何尽以属礼事?若府曰:若与隶我者州一也,何不尽以属礼事?我拙体则太卑,执体则太亢。处于不拙不亢之间,而猜嫌谤讟丛兴。中有宗藩,尤号难治。晋州直隶者五,潞、汾升为府矣。泽亦宜然,其说未易枚数。君奚直不得自为政,且不得形诸词色。余不敏,聊引其端于此云。大秘山人李维楨本宁父撰。

① “舆”原作“与”,误,径改。

② “柝”原作“析”,误,径改。

原序

明万历泽州知州傅淑训孝感进士

往闻愚公之移太行也，意为直一部娄耳。及揽辔来陟太行之巅，遐哉齐青未了也！盖尼父于斯旋轸焉。史称尼父临河而叹：“某之不济，命也夫！”此非太行回轅之言也？酈道元《水经注》云：“邢水经孔子庙东。”魏太和中，孔灵度复碑也。寻刘明驾再为记，直以为从此返轍矣。然不可详，轍迹巉然石间也。余为低回，留之不忍去云。昔歌刘歆《遂初赋》“驰太行之险峻，入天井之高关”，及魏武《苦寒行》，今殆身履之。始知战国时，秦欲有事山以东诸侯，畏韩之议其后也。盖此地可当百二也。晋朱序竟破慕容永于兹，岂不信哉！郡有韩王山，即秦所为围韩王处也，殆袭近攻之故智耳。抵郡睹山川风物之胜，南瞰三山，缥缈落天外也。谁言塞山童赤而堆阜乎？第不著碑板，不足伯仲他胜耳。独可令山灵寂寞耶！《尚书》纪《禹贡》“析城至于王屋”，两山在郡之西。顾今丹水，从万山崿崿中出也。此故亦禹乘四载地也。丹水盖有二，一出上洛冢岭，合于洹；经郡中东南者，则刘越石琨《扶风歌》所谓丹水者也。道元谓经二石，历西岩，岩下大泉涌发，洪源巨轮，渊深不测，萍藻冬芹，竟川含绿，此必为珣石间者。余读《山海经》，“謁戾之山，沁水出焉。其东有林，名曰丹林，丹林之水出焉。”经既属西山，乃曰沁水东为郡之丹也无疑。余因此亦足证《山海》之非诞书也。山崿崿以嵯峨，水渌渌以扬波，间必有应山水之灵者矣。乃泽故所为戴明道二天者也。方明道治郡时，如一老塾师，手自为句读习里中儿也，岂尝有奇政哉！既无一切钩钜，乃预知盗牛者，令自首，此曷故焉？然亦足想政简而民朴鲁矣。今户口登耗之数，视当时何若？财赋半以供县官，余仅补直禄入也。更椎埋武断，有司者从事，视向时何如哉？余入郡陟太行之峻，褰帷四境，睹其谣俗，又观其所为文献，穆然有深思焉。先是，郡刘羲叟以学术著闻，庐陵公荐为著作郎，修《十三代史》，岂非郡故文献耶！今距先乘几年于兹矣，风土渐移，人士辈出，独无如羲叟修《十三代史》一修郡乘哉？然非徒为故事，乘体备而义例严，铁冶之征，山泽畜扰、风俗奢俭之故，形势险塞，人才得失，一草一木无不悉也。铁冶则《禹贡》之篠簜箛箛也，山泽畜扰则《周礼》之《职方》所载也，风俗奢俭则班掾之《地理》也，形势险要则昭代之方輿所记也，人才得失则《春秋》之笔也，草木鸟兽无不悉，则益部之方物，景纯之《图赞》也。吁！经济者恒于斯，游览者恒于斯，守土者恒于斯，聚国族者又且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将无当于封疆壶柝之计，陈诗纳价稗官小史乎哉！今志将就木矣，以余入郡初所舒眺而积想者，序于简端若此。

又序

明泽州人周 盘 甘肃巡抚

郡旧无志,有之自毗陵顾侯始。顾去垂四十年所,而寿昌傅侯至。侯治濮,濮理,遂以才调泽。未几,渡卫入怀,陟天井崇关,履回车故迹,低回四顾,则析城、王屋揖拱后先,沁水、丹川映带左右,于是喟然叹曰:“美哉!山河之固。记称两淮咽喉,三晋门户,诎不信哉!”既览志,乃进诸博士弟子曰:“志尚矣,第今昔殊时,沿革异轨,一方文献恶可阙焉不备邪。”乃开局征儒,摊书授檠,旁搜野乘,博采鸿猷。凡五阅月而志成。侯驰书属不佞为序。不佞方治军张掖,戎马劬勩,何能为侯赞一辞哉!无已,乃就侯所裁定者一铺扬之。繁惟太行,磅礴龙炭。衣带河济,肘腋恒嵩。茫茫舆曜,实沈之东。民淳地瘠,唐虞遗风。志方輿第一。粤稽轩后,昼野分疆,爰开冀域,亘于河阳。郡邑绣错,靡匪金汤。环环右臂,拥护帝邦。志沿革第二。原伯肇封,叔虞启晋。懿哉繆侯,雅称汉隼。曰宣曰隰,天潢衍孕。勿僭勿骄,昭哉祖训。志封建第三。展采惟公,作人有序。境饬輿梁,祠严钟簋。亭堠肇新,庾帑积贮。民力普存,政先煦噢。志建置第四。惟守若令,最为亲民。贤哉司隶,卓尔长孙。视民如伤,程氏聿遵。官师济济,永垂令闻。志官秩第五。光岳气钟,人文蔼蔼。如蔺上卿,如郝太宰。郝氏文忠,卫氏元凯。代有哲人,希踪千载。志选举第六。则壤成赋,计口征徭。土田饶薄,物力且凋。菑畲靡给,而竞锥刀。宽徭简赋,释此哻哻。志籍赋第七。明道为政,手书课儿。敦行教化,于今颂之。陈书置射,洁俎丰粢。思皇多士,振藻明时。志学校第八。屹屹封疆,桓桓武卫。唐之步兵,为诸道最。整我戈矛,严我旌旆。赳赳干城,攘外安内。志兵防第九。尼父垂宪,报典攸崇。坛壝分设,燔燎斯彤。祀张以节,祀裴以忠。勿谄勿褻,适俭适丰。志祀典第十。畴匪人材,张公烈烈。砥柱狂澜,九死不折。岂无华胄,隼诘无节。豪杰挺生,安所羁縻。志丛举第十一。煌煌纶綍,逮于先人。绵绵簪组,延于后昆。隆承帝渥,报塞宜殷。箕裘弓冶,而子若孙。志恩赏第十二。循良在牒,四境歌棠。高贤在寓,百代流芳。孰为麟凤,山川之祥。孰为瑾瑜,邦家之光。志宦迹第十三。英义笃生,后先彪炳。孝义铮铮,忠良耿耿。野有遗贤,高风可景。室有贞媛,秋霜益挺。志人物第十四。天有灾祥,征诸人事。桑不为妖,雉不为异。间值凶荒,时遭兵燹。修德弭灾,挽回盛治。志丛异第十五。悬壶示秘,掷笔凌空。崢嶸梵刹,丹堊琳宫。萧梁汉武,备极尊崇。人天小果,虚幻浮踪。志方外第十六。刘公羲叟,长于星历。王氏叔和,长于方脉。著史立言,撰经为式。一

技之精,声光古昔。志技术第十七。经天纬地,命之曰文。词坛竖帜,艺苑抽芬。光昭东壁,辉映西昆。琳琅珠玉,华国之珍。志艺文第十八。夫志昉于史。获麟而后,子长崛起于西京,孟坚氏评之,足为百世定论。志所以垂考镜,示章程,不准诸史,何所籍以彰往昭^①来邪!傅侯博综古今,探讨图经,出其经济绪余,以究心于研削芟芜润藻,启例发凡,勒成一代之典,以垂不朽。嗣是临莅于斯,游览于斯,及生长于斯者,省风土握化导之机,观生聚勤拊摩之实,睹贤才兴仰止之思,考著作动私淑之想,乃知侯之思深智远,而其功又当与河山并隆隆也。

^① “昭”,原为“诏”,误,径改。

重修序文

国朝大学士**陈廷敬**凤台人

九州之域,有天产焉,有人事焉。天产则山川、溪谷、土地、户口是已;人事则营造、经画、赋敛、选举是已。无天产则不称奥区,无人事则不成名都。天产具,人事备,而纪述不详,则所谓山之巖嶭而嵯峨,水之浩瀚而扬波,人之磊落而英多者,亦无以得其形容事迹显于时而传于后也。《周礼》职方氏备记九州之山镇川浸,而《禹贡》并及于田赋贡筐,此非郡邑志之所权輿欤!嗣后有志。一州一郡者,如华阳之士女,襄阳之耆旧,则由于博雅君子欲表著其乡之风义而然。若夫贤守宰临莅其土,而博考图经,延咨故老,不憚心手勤瘁,以撰成一书者,更有深意焉。夫岩谷重阻,则伏莽易生;闾阎殷盛,则风谣必杂。睹生齿之日繁,则思何以富教;稽征徭之烦重,则思何以休息。土虽膏腴,而耒耜弗操,犹石田也;士诚俊乂,而弦诵数辍,犹莠民也。至于选举,盛典也,开于前者可无继于后?孝义,美行也,兴于下者可无作于上?是必罗诸图籍,触目警心,始能先事而为之所也。然非贤且勤者,亦孰肯从事于此欤?我州居太行之巔,地多饶瘠,而丹水经其左,沁河萦其右,析城、王屋,名载《夏书》。哲匠宗工,后先辈出。固晋豫间一都会也,其可无所纪述乎?州故有志,至明万历三十五年而止,迄今废缺者久矣。世历百年,事更胜国。其间陵谷变迁,阅阅兴替,盛衰废兴,与世运相乘除,则其关系之重且巨者,尤不可任其昧昧焉以至泯灭也。毗陵陶侯以名进士来牧是州,操廉而才敏,教渐化洽,百废具举,而志独缺如,慨然曰:“是余之任也。”因别门析类,奋笔哀集,自州至县,总为若干卷。书成,请序于予。予,泽之乡人也。微侯请,固将有述以传,为称引天产归极人事之说以复于侯,而况藉手于侯之著作欤!抑予有感焉!自有此州以来,山川之阅人如邮舍蓬庐焉,其能卓然自见于后代者,藺相如、明道先生、郝文忠、于忠肃三四人耳。而明道尤以道自任,称濂溪而祖洙泗,发于文章,播于政绩者,纯粹而笃实,则诚百世之师也。予固不敢不以之自勉,而更冀生是乡官是邦者,咸有所树立,以期不朽,庶无负陶侯纂录之章也夫!

重修原序文

国朝泽州知州陶自悦毗陵人

域中三大权，史居其一。职独领诸天子，其起于封建变为郡县乎！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杻杙》，皆列国史也。逮列国废，小史、外史失其官，郡县始专以志名，实史之权舆。志不信而求信于史，戛戛乎难之。又不徒备史料而已，昭往示来，用垂法戒民，听不惑乃知劝惩。其必为善也，如水之寒、炎之热，其必不为恶也，如驺虞之不杀，窃脂之不谷。匪独性生，风教使然耳。叔季职志失也久矣，宜书不书，则不宜书而书。夫图经者，辨名者也。功等纪载，故承讹者失。仰观天文以明占验，故袭繆者失。古今建立异名必核，故漏且舛焉，失之唇齿咽喉；度其要，险夷湑泄，审其用，故夸者失而昧者亦失。兴作以时，故侈张土木者失。俎豆学宫，有其举焉，而不录庙食，载非其鬼，胥失也。田赋异等，坟垆异壤，民数盈缩，兵防兴废，一切不稽，其失也略。官师墨败，安然胪列，而贤良姓氏若存若亡。人材者，一乡之元气也，多掩于秽史之手，乞米同恨，其失也诬。又安论窃曾闵冒纪共，但夸充隐终南，孰数辽东避地，马医魔外，标榜满纸，其失也离经而乱正。风俗贞淫，人事根本，礼教衰而民行薄，不为之爬垢索瘢，其失也流荡而难返。寓言幻迹，尽指真詮，达宦贵人，方为嘘墓，瞻徇之失也。有德则祥降，无德则妖兴，故弃人道而贤鬼，及缕称荒邈，不经好奇之失也。覩风经国莫如诗与文，名卿硕士有作，不采则已，采则必关风土，外此而渔猎空言，溺心食耳，其失也泛滥而无功，悉反是道焉以为之，则得矣。虽然，作者之难，唐宋先之。《明一统志》成于李文达贤，归熙甫尚讥其后，更有议《姑苏志》命名之非者，其他可见。元揭傒斯云：“修史在得人。有学问文章，不知史事不可与；有学问文章，知史事，而心术未讲，不可与。”志犹史也。今欲举泽之文献，振湮探颐，以纘前绪。故老无在，杞宋何征？不尤不难焉者乎？先是，庙堂允辅臣请诏修天下通志，檄三晋郡县各以书上。当时止凭旧志十八卷，漫漶已不可辨。盖去修志日且百数十年，而天崇后绝无闻焉。踵事之增，久同筑舍。间有留心考索，不无《别录》、《世本》而束之度阁，残文半蚀。昔司马文正《通鉴》成，惟王益柔读一过耳。然后知作者难，而心知其意者，尤不可易也。有司缺失，将貽人心世道之忧。此独非程纯公过化地乎？顾听法戒茫然，劝惩不立，江河日下，曷砥狂澜？不揣孤陋，执简任之，朴学小才，以方曩哲。奚翅上下床之判，而准道以为言。删存抉摘，差具发明。越一载余，辑成三十篇。诂谓择精语详，可拟中衢之樽，供瓦甌桺杓之随，浥满腹而训方励俗，不援曲笔以滋心术累者，有微尚焉。其为有识讥

评与否,所不可知。他日征求,或取诸此。外高父唐荆川先生序《澄江志》,慨然言:“家籍志籍,体裁亦殊,然当实用,而非取办具文,则一也。”因及前人以其用心而著之籍记,后人因籍记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。某三载备官,追维绪论,雅思风教,卒未克有所为,而以引年去,心不易尽如是。会书镌讫工,辄推原志之所以重,并历著修之之失,而且难不获已续修之意弁其端,后有君子,其用心当十百倍。某使缘此知心不易尽,姑即书以见其用心所在,则厚幸矣。若取义征事之为得为失,终不敢据一隅自信以信后世,而知罪不复计焉。谨序。康熙四十有五年,岁次丙戌孟夏,毗陵陶自悦撰。